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電郵至www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板

作者簡介：學生，喜歡發白日夢多於一切，佇立在骨牌世界的中心，動彈不能。

# 炮台山

剛聽完講座，都快七時了。我們在柴灣地鐵站售票機前指指點點，總是猶豫不決。去旺角？不要吧，太擁擠了，而且我們不是常去嗎？還是到荃灣去？「怎麼我們去的是已知的繁華鬧市？」文雯一言驚醒夢中人。我的腦袋突然閃出一個念頭。從背包拿出計數機，我按了一下「random」，螢幕出現「8」這個數字。

「文雯，我們就到這條港島線的第八個站吧。」她先是一陣疑惑，然後雙眸慢慢透出熱切期待的目光。「那不就是炮台山嗎？哈，太好了，我在香港出世、長大，可就一直都沒留意這個地方呢！」文雯說的正是我所想的。這裡總是有很多地方、人物被我們這一群大多數所忽略的。如果不是無意的遊蕩，你又會不會特意去探索你居所以外的地？

我們踏上沒想過、計劃過的旅途。在地鐵裡，瞥見窗外的工業大廈漸稀，夕陽漸薄，換上西灣河、鯉魚涌的夜間佈景板。這時文雯拿出她的隨身聽，說要與我分享一首英文歌。是西班牙女歌手Rita Calypso的The Drifter。在地鐵離亂紛吵的環境下，聽着這首講述拋棄朝九晚五的工作後去不同城市流浪的小品，享受着弦樂和管樂和諧無間的甜美感覺，令人多少都有一股想流浪的衝動。而今，我終於踏上了第一步了。

我們只管聽歌而沒有留意地鐵走到哪兒。文雯轉過頭來，問：「你覺得炮台山是一個怎樣的地方？會地如其名，有炮台嗎？噢！我們會不會回不到家的啊？」坐在我們旁邊的一個身穿西裝的男士聽到文雯的話，立刻投以不屑的目光，彷彿我們是大鄉里出城似的。我在心裡暗自付，難道這個城市就不許想像的嗎？難怪這裡的人總是對商科、股票、地產趨之若鶩，而文科和一切有關藝術的工作，就被定位為沒有出路。一個沒有例外卻只有例湯的城市，其實很可悲，因為它會日益狹小。

「下一站，炮台山……」啊，原來已經到了，這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下車前，我和文雯不約而同地相對而笑。大抵我們都知道，一趟未知的旅程，需要我們的感覺去帶路。或許地上的這一部分，正是一間挨着一間的小型士多，裡面又挨着一個正在撥扇納涼的老伯，而他身後，一隻胖胖的花貓也依着老伯發黃的汗衣……總之這裡就是一個與旺角、荃灣不一樣的炮台山。我們正期待一些例外和探索的意外。

隨着地鐵九聲「嘟嘟嘟嘟」的關門聲，我們乘電梯到了A出口，準備到一個叫油街的地方。在通往油街的樓梯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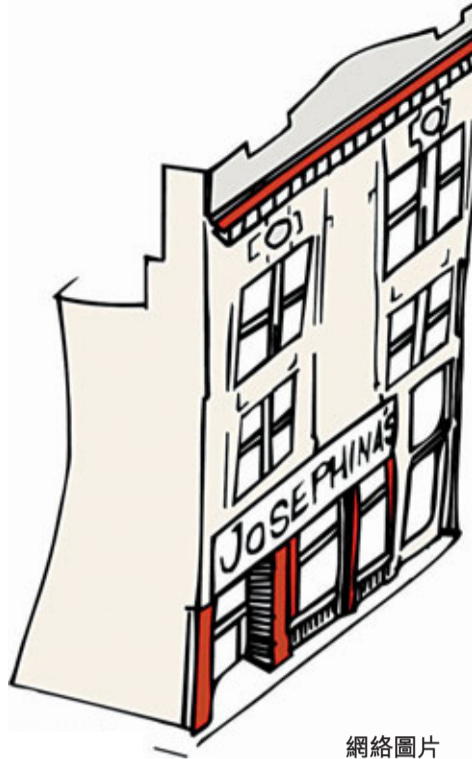
我隱約嗅到類似薯條的味道，一種異常熟悉的味道。那時我再次知道，其實這個城市一直都沒有例外。麥當勞、Mos Burger、百佳、惠康……是我從地底走上來的首幅畫像。而這一幅畫，大概是我樓下的那幅的贗品。

我們是人海中的一員，漫無目的地隨波逐流，他們轉右我們就轉右，向左拐就向左拐。這裡沒有例外的，彷彿這裡每一個人的生活目標完全一致，追求的大抵是對岸的高樓，又或者正在路上奔馳的Benz，所以我們根本不會遇上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的難題。

我們嘗試脫離人海，找回自己的感覺，但又想繼續了解這個陌生地方，於是躲在街隅的那棵被永久禁閉的大榕樹下，旁邊睡了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伯。我們沒有繞路走的念頭，深知這也是城市的一部分，是在金錢掛帥的城市裡，無可避免的配角。然後我閉上眼睛，如沸如撼，如厲如嘩的聲音以比聆聽考試還要快得多的速度直衝入我的耳蝸。我先得讓自己從繁華中自成一角。脫離、逃離。再細心聆聽它。

「蹣跚蹣跚、蹣跚蹣跚」，徐疾有致的交通燈成了這裡的拍子機。不同的旋律將由不同的腳步來演繹。其一，是大眾的步伐，這裡熙來攘往，聲音嘈雜得令人無法形容，他們或許是放學後趕着到補習社補習的小孩，又或許是菲傭印傭剛到超市買完菜是時候回去做飯；其二，是剛下班的高跟鞋，咯咯、咯咯，連續不斷，但拍子稍比大眾的慢，大抵是經過一天的轟炸，累了；其三，是最漫不經心而又絕無僅有的拐杖聲，咚、咚、咚、咚。我詫異我竟能這樣獨特地描述街道的聲音，可是想深一層，這一大堆描述，大概放在香港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可取的，那麼我所聽到的，又怎會是例外呢？

我轉過頭去，問文雯聽到些甚麼？她說的話總是出奇不意——「哈，甚麼都聽不到，只聽到肚子餓得咕咕咕。」那好吧，我們去找些吃的。我們從油街走到好像不存在於這個世界的木星街、水星街，沿途不曾迷失方向。不想再吃漢堡包，又不想飲可樂，可是街道上偏偏充斥着這樣的固定模式，更可悲的是，這些店舖總是人來人往。



網絡圖片

皮餓得快要凹下去了，而且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我倆相望苦笑。對啊，我們都沒有選擇。都是例湯啊。

與下班一族一起草草地把肚子填飽，就離開茶餐廳了。我轉過頭，再看一眼剛才我們坐過的位置瞬間又被另外兩個學生補上。在茶餐廳裡面究竟吃過甚麼說過甚麼做過甚麼，竟然忘記了。不是我善忘，而是我被茶餐廳遺忘了。

我們依着人群而走，走到了維園。現在是花卉展。「文雯，要看花嗎？可是一年一度呢！」「這裡的花有甚麼好看？你甚麼時候聽過陶淵明在鬧市採菊東籬下？花開花落，也不過是例行公事罷了。」我知道她其實在想甚麼的，甚麼時候享受大自然的草樹木也要收費？原來大自然絕非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大自然在金錢的跟前，也沒有例外。於是，我們到了入口，又馬上掉頭走了。

走着走着，我們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前方有一間茶餐廳，左面有一條米黃色的樓梯，通往上層的天橋。我和文雯都覺得眼前的景物很熟悉。那種感覺，就像某一天當你經過一個地方時，總覺得自己早已來過這裡，其實不然。對，是第六感。我問文雯，難道我們的第六感也應驗了？這次輪到文雯不以為然：「這又有甚麼出奇呢？香港的道路設計從來都是一模一樣呀，這大概是香港的特色吧。」

我們在銅鑼灣附近兜兜轉轉，眼見走來走去也是人山人海的購物商場、高級名店，一度以為自己一直在原地踏步。今天我們以為可以在炮台山尋找一些例外和探索的意外。但我竟然在不知不覺中走了兩個地鐵站又來到了銅鑼灣，是因為它的狹窄，還是本性使然？

一個沒有例外卻只有例湯的城市，其實很可悲，因為它會日益狹小。

殘月

詩意偶拾

文於天

作者簡介：詩人

## 詩三首

### 小木屋

如果你要去小木屋  
如果  
小木屋要你  
去一去  
你就去一去然後把門打開  
讓路過的人偷走鑰匙  
在你最不想失去的秘密上  
割一條淺淺的痕  
如果你去過小木屋  
就會發現他的腳印上有理想的虎紋  
還有一本你說過它非常腦殘的  
連環圖，也畫了一間小木屋  
但你不曾去小木屋了是不是？  
是不是覺得那裡早已搪塞  
兩年前用鉛筆寫下它消失的位置時  
知道有一天會把它擦掉  
它甚至不用你擦掉也會褪色的  
在東或者西，每天數一數路人  
還有他們不一樣的鑰匙  
還有重重複複的細節已經開始變成  
另一個故事的開端  
這些相關或者不相關的  
對誰都不重要，對你或對我也是  
不過如果你要去小木屋  
如果小木屋住着那個  
設想不了的陌生人  
你也會給自己留下一條小路  
有關你感覺得到的空洞  
就要變成一把粗糙的聲音了  
那個人把你還給小木屋  
你翻翻連環圖說了一個腦殘的笑話  
餘下的就是些永無止盡的  
重建和推倒  
比如重建和推倒那間小小的  
木屋子。

### 公路

因為你知道我沒有一個  
合適的名字  
像被你牽到海底的那天  
我相信你就是那個被騙的小偷  
而終於發現一座冰雕森林  
你總是告訴我那裡會有  
受傷的斑馬  
但在公路上遇見的馬戲團  
那些跛足木馬也有一  
一座同樣的森林  
我是應該還你一些東西的  
比如傷口但甚麼都好  
只是別忘記在這些東西上做記號  
在草地上曬一張椅子的  
到最後會看見上面粉紅的鹽  
或者你想在日記裡寫一句聯語  
過幾天它就能長出蘑菇  
然而為甚麼要一直跑路？  
無法不反問為甚麼要去更遠的地方  
尋找一點點距離  
於是我把你的名字  
反寫在兩個地方  
看看它們如何用距離  
折磨自己

### 髒話

對你說  
我們講過的空虛  
是法語  
每晚你對着鏡子  
看見後面的牆  
掛着一座法蘭西  
對你說那其實是  
我們住過的圖書館  
你說曾經偷過的書  
都沒有道德重量  
不知不覺  
你說日語的方式  
非常大不列顛  
為甚麼不提一下  
有甚麼空虛是可以  
一直關起來的？  
你離開時偷走我的中文  
用煎蛋的方式  
留下一句沒有語境的髒話

短載

伍淑賢

作者簡介：作家，廣東人，香港長大和工作，現職傳訊顧問，閒時看看書，寫些小故事。

浮城誌

牧夢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哲學碩士，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講師。

##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

(二)  
介紹咱們乙班的人物之前，有必要交待一下，為何老編會找我寫這個校慶文章。跟班上很多後來成為律師、會計師和高官的同學相比，我只是家庭主婦，學歷是會考只得英文科合格，拿光頭D，我也不好意思跟人講。很慚愧，雖然老編不說，但我認為找我的原因，是因為我有個體面的夫家，是全校舊生沒有的，而且夫家姓氏中有von字，引起歐陸貴族的遐想，雖然事實早已不是，但人們並不聽解釋。人們想相信的，總會勇往直前去相信，而且感覺美好。  
說回學校。因為我不高不矮，所以每年都坐第三排，就認識了第二排的珍貝、珍珍姐妹。她們是雙生的，性格樣貌卻迥異沒有了。珍珍比珍貝年輕幾分鐘，鬼靈精，中二時演出一個民初劇，做一個穿唐裝衫褲的小惡霸，嘴裡咬根牙籤，單腳踏三條棍，在酒家調戲賣唱姑娘，一鳴驚人，還拿了獎。以後，不知何故，大家都不約而同叫她「二叔」，非常威風，可憐珍貝，雖然長得甜美，對人又溫婉，但總沒甚麼代表作，也就始終叫珍貝，起不到總發。

得像國貨公司放在高架上的白瓷觀音。  
課室最後面，坐的都是高人，即是全班長得最高、地位也最崇高的人，中間有品學兼優的，有能歌善舞的，有每星期開家庭舞會、男朋友在身邊轉的，還有把校服裙在腰間捲起、短得不能再短的。她們這些高人，小息和午飯都一起過，特別是小息時，總會在雨天操場圍一個圈，談得很興奮。那個圈不是密封的，總有些缺口，誰經過誰都可以插進去。我有幾次經過，也很想踏進去呵。她們也在笑着，像歡迎我似的，但我不敢。  
至於坐最前排的，除了因為矮，多還是十分緊張成績的。老師說的話，她們聽得最清楚。老師的衣服燙得滑不滑，有沒有扣錯鈕，手帕甚麼花式，全逃不過她們的眼。我們的班長就坐第一行，姓郭，名字忘了，卻是個絕對稱職的班長。誰遲到，誰沒交作業，誰當值沒擦黑板，她都知道，一律向班主任稟告，絕不私了，很快得到「郭大人」的尊稱。到我離開的時候，「郭大人」還是班長，穩坐第一排。  
最後不得不提大品小品。大小二品是真名，姓符。小品小一歲，是大品的堂妹。我們是學校的第二屆，大品是第一屆。當時校舍未有，學生十來個，借鄰男校教室上課，廁所也是借的。修女跟一個老師扛起中一全部科目，有開天劈地之勢。到我們這一屆，校舍有了，大品拖着小品的手進來，每天一起上課下課，運動衫掉換來穿。她們既不同年，又不親姐妹，卻比珍貝和「二叔」更像學生。有個不懷好意的同學，背後叫她們「大奶奶」、「小奶奶」。她們知道了，不高興，直去找那同學，說：「你的名字，我們很尊重，也從不叫人家綽號。請你以後也以真名相稱。」這麼一說，果然奏效，大家乖乖不敢亂動。  
至於我，既沒才藝，也無樣貌，本就不該有號。有一次，很多學校鬧德國麻疹，我們學校本來沒事的，可能是在家裡受了弟弟感染，沒幾天就在學校發病，惹病了「玄妙大師」，再傳給小品，然後「郭大人」和後排的高人也病倒，最後全級除了三個同學，都發了病。幸好大家年輕，很快沒事，但我為始作俑者，從此便封了號，叫「病毒」。

## 在空間的外與內

1  
卓芬正在趕一份「北宋史」的作業，遇到不肯定怎麼寫的地方，就諮詢她的研究生男友陶谷。  
「我說潘美是奸臣，可以嗎？」卓芬溫柔地說。  
陶谷卻「不解溫柔」：「沒有不可以的——你要亂寫的話。是後來『楊家將』的小說、戲曲一味抹黑潘美，愚夫愚婦們才誤認為他勾結遼人、坑陷忠良。你讀歷史的，咋不清分史實與虛構？事實上，潘美平南漢、滅南唐，為結束五代十國亂局作過貢獻，是北宋統一戰爭的功臣，後來害死楊業的主要是監軍王侁，潘美不過是失之於未有堅決勸阻王侁罷了……」  
「等等陶谷……那個監軍的名字……怎樣寫？」  
「企人邊，右邊是『先後』的『先』。唏，你做潘美分析竟然不知道這個人？唉……」  
「見過……忘記了……」卓芬挺不好意思的：「再問個字：口字旁的『嘆』和加欠字的『歎』有什麼分別啊？口字旁的是悲傷時的『慨嘆』，然後加欠字的是『讚歎』，對嗎？」  
「知道還要問？」  
「人家想確認下嘛……」  
「寫個字都問我，你是要我為你『捉刀』嗎……唉，你知道什麼是『捉刀』嘛？懶蟲！」  
「『捉刀』……我知道，應該是崔……崔……曹操找下屬代他見匈奴使者，自己在床邊握着刀扮侍衛。哈！位置轉換了。故事是《世說新語》的。」  
「唔唔切，我在說你的不是啊！笨！」  
「過一會，卓芬又說：『我翻《宋史》時，見有個歷史人物跟你同名同姓啊！哈！他會是你的祖宗嗎？』  
陶谷不耐煩地回應：「你是在做論文還是在閒扯淡？穿鑿附會、游談無根，活脫脫一個蠢女人辦。」  
「你不要再罵我啊！我會不高興的！」  
「我這是教你！教你！難道你錯了還要說你對嗎？笑話！」

2  
陶谷與本科生同學一行十人，陪指導老師龐教授到蘇州交流，在旅遊景點餐廳享用海鮮宴，服務員端上一鍋水魚湯。  
「水魚，就是古文裡的『鰲』嗎？」一個本科生問。  
「有個成語叫『獨佔鰲頭』，為什麼『佔有水魚的頭』就是好呢？」另一個本科生也帶出自己的疑問。  
同學們面面相覷，想向陶谷請教。陶谷待要開口，龐教授卻已率先解說：「那是『獨佔鰲頭』，『鰲』的那個『鰲』，即是蟹鉗。魏晉時期的人喜歡品蟹。」一邊說，還一邊比出蟹螯的形狀。  
「那為甚麼說蟹鉗有頭呢？」一名學生反問。  
龐教授從容道：「『鰲頭』應該指蟹鉗的前端，肉最好吃——『獨佔鰲頭』就是獨個兒佔到最好的東西囉。」  
學生們似信非信，又等待補充似地盯着陶谷；陶谷一臉不好意思，但望望龐教授後瞬間又回復自然，陪着笑臉說：「《世說新語》記晉人畢茂世稱：『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魏晉間人喜吃蟹螯，可得明證。」  
那邊龐教授連連點頭，陶谷更放心說話：「龐教授精通當代文學我們早知道，現在又印證教授的古代文史知識同樣深不可測，真是……」  
「哈，許多年前了，我大學的畢業論文——就是研究魏晉南北朝的！」搶過話頭的龐教授，自豪就像油光一樣，溢滿臉上。  
「魏晉清玄！名士風流啊！」陶谷神情嚮往：「難怪教授無時無刻都過着這般詩意的人生！哈哈哈哈哈！」順勢更鼓起掌來，眾本科生也紛紛應和。  
「快吃這個水魚吧！離了鍋就要涼了。」掌聲落後，猶帶笑意的龐教授吩咐大家起筷。  
陶谷點頭哈腰，面部表情卻故作認真：「對對，老師說得對！」